

未曾相识

花清晨

著

HUAQINGCHEN
WORKS



YZLI0890112652

AMANTS
INCONNUS

晋江言情小天后花清晨
情感回归之作

一场最隐晦的兄妹禁忌之恋
一段最扣人心弦的情爱传奇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
和一个未曾相识的人。
只有当自己遇到那个人的时候，
才会找到心脏在身体的准确位置……

如果，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是不是，爱情的样子就会不同？
如果，不是此时，不是此地
是不是，就能得到想要的天长地久？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MANTS
INCONNUS

未曾相识



HUAQINGCHEN
WORKS



YZLI0890112652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曾相识/花清晨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399 - 4923 - 9

I. ①未…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280 号

书 名 未曾相识

作 者 花清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姜嫄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王 瑜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923 - 9

定 价 29.8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 1

01 狗血的失忆 / 5

02 离婚协议 / 12

03 最后的晚餐 / 17

04 一起来咆哮 / 24

05 情窦初开 / 28

06 兔子偏吃窝边草 / 34

07 男人间的战争 / 39

08 你只是个陌生人 / 44

09 桥归桥，路归路 / 48

10 应 聘 / 52

目 录

CONTENTS



- 11 话不投机半句多 / 57
- 12 不是朋友 / 61
- 13 谁说是色狼 / 64
- 14 成人用品店 / 68
- 15 意 外 / 76
- 16 争 执 / 84
- 17 法定夫妻关系 / 88
- 18 哥哥，别走 / 92
- 19 钢琴为谁而奏 / 97
- 20 重新开始生活 / 10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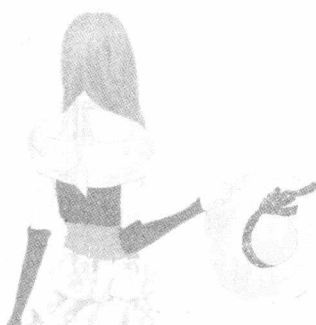
- 21 第一天工作 / 107
- 22 记忆就像藤蔓 / 113
- 23 办公室生存规则 / 118
- 24 幸福三十度 / 124
- 25 蠢蠢欲动 / 127
- 26 初吻的回忆 / 131
- 27 曾经沧海难为水 / 136
- 28 酒醉后的怪癖 / 140
- 29 失 误 / 147
- 30 男人的心思你别猜 / 154
- 31 风波又起 / 15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32 记忆碎片 / 168
- 33 学会放手 / 185
- 34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 195
- 35 对不起，我爱你 / 213
- 36 日记本里的秘密 / 216
- 37 蜡笔小新摇大象 / 226
- 38 致命的暧昧 / 237
- 39 如果未曾相识 / 252
- 番外 灰太狼与红太狼 / 264
- 后 记 / 267
- 《哦，这该死的缘》番外之智斗 / 270
- 《哦，这该死的缘》番外之下一个 / 276



楔子

“穆医生，我记得最后一班画舫好像是晚上十点钟开船，你确定现在能来得及吗？”一位长发美女看着手表，已经晚上九点五十分了，于是她偏头问身侧慵懒的穆挹霖。

穆挹霖扯了扯嘴角，拍着胸脯保证，“萌萌，你放心，既然来了，自然有办法坐上画舫。”今天他好不容易才约到外科新来的小护士夏萌萌出来夜游，怎么也要坐上画舫夜游护城河不可。

九点五十九分，两人赶到了售票处。

售票员挑着眉，“你们来晚了，最后二十张票全被前面那个女人买走了。”

穆挹霖回首望了望河岸登船处，一个长发女人立在那，他感到难以置信，“有没有搞错？一个人买二十张？这样你们也卖给她？太没有社会公德心了！”

售票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知道有团购票吗？看见售票须知没有？上面有写一人限买几张吗？”难道有人掏钱，她还能说不卖？最后一班船早卖完她也可以早下班。

穆挹霖看了看售票须知，一本正经地说：“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收摊了，收摊了，明日请早。”售票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砰的一声合上

售票窗。

穆挞霖一张俊脸异常扭曲，回身便看到一脸沮丧的夏萌萌。

哼！他就不信如此浪漫的夜晚，他搞不定个画舫！

“萌萌，我说了今晚能坐到就一定能坐到。走！”他拉起夏萌萌的小手，向登船口奔去，一边跑一边冲着前面那个长发女人喊，“前面的长发美女，请等一下！你的钱掉了！”

那个长发女人似乎对他的大声呼喊置若罔闻，只见她将二十张票递给收票员，一脸木然地登上了画舫。

就在画舫将要开船之际，穆挞霖拉着夏萌萌一下子跳上了画舫，掌船的大叔一见着就立刻嚷了起来，“喂喂，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要是掉下河怎么办？”

穆挞霖急忙拉着掌船的大叔噓了一声，然后从身上摸出自己的工作证，指给他看，低声道：“师傅，千万别叫，我是仁爱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这位是我的助手。”他拉过夏萌萌，然后又指了指船尾的长发女人，“那个女人是我的病人，我助手发现她今晚有些异常，所以我们就一路跟来了。师傅，我的病人一个人包下整个画舫，你看她还在不停地喝酒，她的脑子有点……”他又用手在脑袋上比画了下，声情并茂，“所以……”

掌船的大叔看向船尾的女客人，从上画舫开始，她就抱着酒瓶在那喝酒，正常人是不会这么晚一个人包下整个画舫的。于是，他便信了眼前这位医生的说辞。

夏萌萌瞪大眼睛望着身侧的穆挞霖医生，满脸崇拜。他真的好能编故事，如果她不是知道他在想法子上船，肯定也会相信他的话。

得到掌船大叔的首肯，穆挞霖在背后比了一个“V”字手势。

夏萌萌的嘴角微微抽搐，随他在画舫最前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后座的女人似乎对二人坐上画舫并无异议，仍是脸面向画舫外，闷闷地喝着酒。

“后面那个女人长得好美……”夏萌萌不时回首偷偷看向那个女人。

“我觉得没你好看。”穆挞霖心想：残酷的考验果然开始了，泡妞大忌，绝不可以当着一个女人的面称赞另一个女人，就算那个女人八十岁也不可以。

“我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好面熟。”夏萌萌歪着脑袋细细想着。

“这年头长得像的太多了，没见过韩国那些明星都长得差不多吗？我都想抛弃我的专业改行学整容去了。”自己还是要谨言。

“不是……”夏萌萌突然推了推他，“喂，穆医生，她好像真的有点不对劲，快看，她站起来了。”她紧紧地拉着穆挞霖的衣袖。

穆挞霖回首，便看见那个漂亮女人抓着酒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借着河对岸的灯光，他看清了她的神情，恼怒、沮丧，还有不甘，他不禁脱口而出，“要命！”

“穆医生，你说，她是不是来寻短见的？”夏萌萌紧紧地扯着他的衣袖，一脸慌张。

这时，那个女人又向画舫尾部走去，对着护城河面的满天星光，挥动着手中的酒瓶嘶吼了起来，“曾梓敖，你这个浑蛋！王八蛋！乌龟蛋！要我签字，你做梦去吧！这辈子，我就是死也要折磨你。你越是想摆脱我，我就越要折磨你！就算是下地狱，我也一定拖着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曾梓敖？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一声声嘶吼回荡在幽静的护城河上空，让穆挞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好强大的怨念啊！原来不是他瞎掰，这个女人是真的有问题。又是一个为情所困的傻瓜，老天要不要这么残忍，好不容易等来一次美妙的约会，也要他献身救人，天天都接这种生意，好无聊啊。

他无奈起身，小心翼翼地那个女人走过去。

“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姓穆，庄严肃穆的穆，你可以叫我一声阿穆。那个……你站那么高很危险，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可不可以下来和我聊聊？”

那个女人听到声音有了反应，缓缓回过身。

借着两岸的灯光，穆挞霖看清了她的脸，小巧的脸蛋、明眸皓齿、削尖的下巴，以他纵横“江湖”近三十载的资历来看，眼前的美女可谓是真正的极品。

漂亮女人淡淡地看了他一眼，抓着酒瓶痴笑起来，眼眸之中浮现出骄傲的神情。笑声停下之后，她的脸上呈现出数不清的哀伤，对他喃喃说道：“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我们未曾相识过……”

她的话音在桨声中飘飘忽忽。

如此浪漫之夜，面对陌生女人如此示爱，穆挞霖一时反应不过来。到了河道转弯处，画舫一个摆尾，站在画舫尾部的她，身体不禁来回晃动。

穆挞霖见了，连忙伸出手想要拉住她，但她却将手中的酒瓶狠狠向他砸来。为了躲避那个酒瓶，他不得不错开身，谁知只是这一个动作，便失去了抓住她的

机会，只见眼前的人影一晃，仰面向下倒去。扑通一声，她整个人便落了水。

穆挹霖急忙回头大喊：“萌萌，她真的投河了！”

闻言，夏萌萌和掌船大叔急忙奔来。

掌船的大叔自告奋勇上前要下水救人，却被穆挹霖拦下了。

“萌萌，你会不会游泳？”穆挹霖知道夏萌萌是游泳高手，曾在学校里拿过游泳冠军。为了追她，他可做足了功课。

“会。”夏萌萌想都没想便回道。

“快下水救人。”穆挹霖赶忙拉过夏萌萌。

“为什么是我？不是你，不是大叔？”夏萌萌被推向画舫的船舷，不住地
问。

“我不会游泳，大叔要撑船，现在只有你能救她，下去吧，我会为你祈祷的。”如果大叔下去上不来，谁把画舫弄上岸？

夏萌萌无奈地咬着牙，一个猛子便扎下了水。

不一会儿，就看见夏萌萌托着那位问题美女游向画舫，掌船大叔将船桨递向她。

三人齐心终于将美女救上了画舫。

“萌萌，你来给她急救，做人工呼吸。”

“为什么又是我？！”夏萌萌拧着湿湿的头发和衣服，难以置信地望向眼前的英俊男人。

“男女授受不亲，我的初吻一定要留给我的老婆。”穆挹霖眨着眼睛，一脸真诚。其实鬼知道他的初吻丢在谁身上了。

夏萌萌完全不知道他心中所想，其实他根本不会人工呼吸。上学时，人工呼吸这一课，他在宿舍里偷懒睡了一上午，反正他是心理医生，会不会人工呼吸没什么关系，但一定不能让萌萌知道他的小心思。

穆挹霖的话不禁让夏萌萌有些感动，现代社会，像他这样不乱来的正人君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她俯下身，拼命地按那个女人的胸脯，然后又做人工呼吸，直到那个女人将水全吐出来。



病床上的人，脸色苍白如雪，原本红润的嘴唇更是找不到一点血色，纤长如扇的睫毛一动不动，她已经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

曾梓敖神情疲惫地在病床前缓缓坐下，静静地看着还在沉睡中的曾紫乔。

他紧握住她软弱无力的纤手，摩挲着，心中犹如压着千斤巨石，脑中不断浮现之前医生和他说的话，“曾先生，你先别急，按理来说，曾小姐今天早上应该就可以醒来，不过到现在她一直都没醒，可能是由于轻微脑震荡的情况，沉睡时间长一点，也是正常的。如果到了今晚她还不醒，我们就要给曾小姐再做一次脑部检查。还有一件事必须和你说清楚，就是曾小姐的伤口愈合拆线之后，可能会留下疤痕。不过，请不要担心，现在医学发达，国内整形技术不比国外差。过段时间，你可以带曾小姐去我们医院十七楼的整形科，我们院的整形科在国内是非常专业的。”

医生的话，无疑让他的心沉到了谷底。紫乔什么时候醒来是个未知数，而且一醒来就要面对脸上留下疤痕这个残酷的事实。一张漂亮无瑕的脸对一个女人来说，那就是第二生命，更何况紫乔还是一个平面模特。

他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凡事追求完美的紫乔醒来后，会是怎样一番情形。

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如果没有那场协议结婚，也就不会有协议离婚，更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形，他万分自责地将脸埋进她的掌心里。

“对不起，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你。这场婚姻，我承认我输了，醒来吧，只要你醒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离不离婚现在对他来说不那么重要了，他现在只要她醒来就好。

短短的几年之间，他失去了父亲母亲，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他最亲的人，也就只剩下紫乔——这个做了他二十年妹妹的女人。

曾紫乔缓缓睁开眼眸，入目一片白，视线渐渐从模糊到清晰，浓重的来苏水味刺入鼻中，她不禁微微发愣。

她抬手摸向自己疼痛的额头，直到看见手背上扎着透明的输液管，才反应过来自己躺在医院。

右眼眉骨上方，有着明显的刺痛，顺着手指的感觉，她摸到了一圈绷带。

另一只手想动，却使不上力气，似乎被人牵制着。

她偏过头，床前伏着一个身影，看身形是个男人，正将脸埋在她的掌心内。

曾梓敖感觉到紫乔的手在动，倏然抬首，见她醒来，激动地抓着她的手，惊喜地说道：“小乔，你终于醒了……”

眼前俊朗的面容，一脸疲惫，双眸里布满了血丝，下巴泛着青青的胡楂。

曾紫乔挑了挑眉，嘴角忍不住隐隐抽动，涩涩地问：“小乔？”

“嗯？” 曾梓敖发现她的异常，神色茫然，笑容晦涩，不由得深锁眉心，握住她的手也随之一紧。

“你叫我小乔，那……帅哥，你该不会是刚好叫周瑜吧？”

曾紫乔的话像一枚核弹投在了病房里，轰的一声炸开了，曾梓敖的脸色整个都变了。

呆立了一分多钟，他才扯了扯嘴角，强作镇定地笑着说：“也许两千年前叫这个名字，但现在我可以肯定不是。”

话一说完，他便感觉到脸上的肌肉开始僵硬，他咬着牙在心中惶恐地咒骂着，这个玩笑开大了。

他站起身，迅速上前按下床头的紧急救护铃。

很快，医生来了，为曾紫乔做了详细检查，然后又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很遗憾地对曾梓敖宣布，可能落水时，脑部受到强烈的撞击，所以失忆了。

医生走了之后，病房里，只剩下曾梓敖与曾紫乔两个人。

他狂躁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实在是太佩服那些专家了，轻微脑震荡一下就变成了脑部受到强烈撞击，所以失忆了！给出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轻而易举。

这都是什么解释？这个年代怎么就那么容易失忆？为什么这种事就不发生在那些专家身上！

他只知道铝元素在人体内积累过多，会导致脑损伤，从而影响记忆，但这是老年痴呆的症状。被撞一下就失忆，脑袋是纸糊的吗？

不知过了多久，曾紫乔突然软软地出声说道：“喂，周瑜先生，麻烦你能不能别走了？”

周瑜先生？他宁愿此时此刻失忆的是自己！

他顿住脚步，一脸歉意地回病床前缓缓坐下，却未开口，只是静静地凝视着紫乔那张苍白无血色的脸，她脸上的每一丝表情他都不愿错过。

眼前漂亮清澈的双眸里，一片纯净，不带一丝杂质，让他迷惑了。

一个不确定又有些矛盾的想法在他的脑中滋生……

骤然间，他一只手迅速将她带到身前，另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脸。

曾紫乔先是一怔，原本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可完全没有料到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常举动。

两个人的脸贴得很近，眼对眼，鼻对鼻，无论是谁，只要轻轻一个动作，那离得只差寸许的四片唇，一定会紧密地贴合。

她睁大了双眸，努力地想看清他脸部的表情，但是却徒劳，不过她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温热的气息吹拂在她的脸上，有些发痒。

眼睑上下颤动了两下，她的声音也有些发颤，“你想……干什么？”

暧昧的气息越来越浓郁。

“记得《三国志》吗？”曾梓敖勾起唇角，语带嘲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每天早上起床，我最喜欢对你做的一件事？”

他将身体缓缓前倾，就在他的唇快要贴上她的唇的刹那，她抬起横在两人之间的双手猛然推开他。

他一怔，只是眨眼间，啪的一声，脸上便结结实实挨了一记耳光。

曾紫乔用没有插着针管的左手撑着床面，向后退了退，苍白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一双清澈的眼睛防备地直视他。

曾梓敖摸了摸被打得有些生疼的脸颊，盯着她清澈的双眸几秒钟之后，失笑。

“对不起。”他站起身，快步走出了病房。

曾紫乔望着他离开的背影，左手迅速抚上胸前，心脏猛烈地跳个不停。

这个叫她“小乔”的男人长得可真是好看，一双深邃勾人的眼眸摄人心魄，即便是下巴泛着青青的胡楂，也一点不影响他的形象，反倒是该死的性感。

她不否认，刚才若不是他不小心碰到了自己右手背上的针头，也许她已经迷失了。

抬起右手，那里已经渗出点点血迹，她抿紧嘴唇，伸手按了救护铃。

不一会儿，一位小护士进来了，很快便帮她取下了针头。输液瓶中的药水已不多，她向小护士摆了摆手，示意不用再挂了。

小护士收了输液瓶，转身刚要出病房，突然顿住脚步，转过身微笑着对她说：“曾小姐，其实你老公他人还是不错的。从昨晚到现在，他可是不眠不休地守在你床前照顾你，寸步不离。以后和他赌气吵架，吵归吵，气归气，可别再一个人抱着酒瓶去护城河上做傻事了，下一次我和穆医生可不一定那么巧刚好救了你。”

“老公？抱着酒瓶去护城河上做傻事？”

曾紫乔一怔，目光刚好落在小护士左胸前的胸牌上——夏萌萌。

原来是这个小护士救了她。

夏萌萌先是一愣，然后拍了一下脑袋，笑道：“我都忘了，你撞伤了头部。”

夏萌萌将那天怎么遇到曾紫乔，怎么看着她落水，怎么救起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然后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说：“这是穆医生托我转交给你的名片，他说，你差不多今天会醒过来，叫你出院一个月后去楼上的诊室找他聊聊，如果此间有什么特别需要，你尽管打电话找他，他说给你打八折。”

曾紫乔看向手中做工精致的名片，“穆挞霖”三个字映入眼帘，旁边跟着几个小字——心理科室，她的嘴角微微抽动。

现在头上缠着一圈纱布，让她确定，她应该是撞坏了脑袋，而不是撞坏了心。

这位叫穆挞霖的心理医生，认为她有心理疾病吗？

蓦地，脑中跳出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我姓穆，庄严肃穆的穆，你可以叫我一声阿穆……”

“阿穆？”她喃喃地说出口。

夏萌萌十分惊讶，“哎？你居然还真记得阿穆？真是奇了。”

曾紫乔抬眸，浅浅笑了笑，“我也不知道，只是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他叫阿穆。”

“哦哦，”夏萌萌的脸上依旧还是一副惊奇的表情，细细地打量了曾紫乔一番，又道，“好好休息吧。”

“谢谢你。”曾紫乔回以淡淡的笑容。

“不客气。”夏萌萌感叹美女就是美女，不管是醉酒的，还是现在病恹恹的，都美丽得让人沉醉。

曾梓敖离开病房，穿过长长的走道，一直到尽头的楼梯处才停下。

他烦躁地从裤子口袋里摸出烟和打火机，刚想点燃，面前一个“禁止吸烟”的告示牌提醒了他，这里是医院。

他悻悻地收起烟和打火机，对着楼梯道深吸了一口气。

方才，他只是想确认，紫乔是否真的失忆，不是他多想，以他对紫乔的认知，她绝对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装失忆，博同情，拖延时间，成为他永远甩不掉的包袱……这些他全想到了。他原本期待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结果是，他失望了。

如果还是两三个月前的紫乔，刚才……不会拒绝他。

可笑的是，他会这样愤怒的原因并不是紫乔打了他一记耳光，而是她真的失忆了。他宁可她还像以前那样和他撒娇，和他生气，但事实是她真的失忆了……

结婚，离婚，自杀，破相，失忆……这就是他强求的结果。

他紧握着双拳，举起，狠狠地砸在洁白的墙壁上。

愧疚、自责、不安，所有负面情绪全数涌上他的心头。

紫乔从小就被曾家收养，名义上是他的妹妹。她乖巧懂事，惹全家人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后来，父亲去世，母亲病危，为了让母亲安心离开，完成她老人家的愿望，他答应娶紫乔，并且自以为这场协议下的婚姻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中，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当他提出协议离婚时，紫乔却反悔了。

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他慌乱得不知所措。如果她真出了什么意外，他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医生说救她的人幸好是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抢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不觉得自己错了，直到接到医院的电话，他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早在答应母亲要娶紫乔的时候就错了。

傍晚时分。

曾紫乔觉得头很昏沉，打算躺下休息，这时，曾梓敖推门进来。

她挑着眉，直视他，蓦然想起之前他的异常举动，不禁脸微微泛红，垂下眼眉笑了笑，随即又看向他。

曾梓敖立在门边，没有走过来，见她满面绯红，也明了她想到了什么。他也觉得尴尬，做了这么久的兄妹，那样不合常理的举动似乎是第一次。

两人就这样远远地对视着。

长长一阵沉默之后，曾梓敖无奈率先打破了僵局，“你还好吗？除了头有些疼之外，还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曾紫乔轻轻摇了摇头，依旧微笑着看着他。许久，她才开口，“刚才有个护士说……你是我老公？”

他先是一怔，然后点了点头，“嗯。”

垂下眼眉，他不禁自责，心中莫名惆怅起来。如果不是他向她提出离婚，也许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离婚、破相、失忆，一个女人一生之中遇到的致命打击，她都占全了。

“……好像感情不是很好。”她淡淡地勾了勾唇角。

她的话一出口，曾梓敖的脸色立即由白变青，更加暗沉。他快速走到床边，执起她的手，轻声说道：“不，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吗？”她不着痕迹地收回手。

他意图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你知不知道，你睡了很久？”他抬起头，直视她的眼底，幽深的双眸中写满了担忧。

“哦，那我比较幸运，还能醒来。”她的左手轻轻抚着右手背上针孔留下的痕迹，那一块皮肤又青又肿。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很郑重地对她说：“小乔，你放心，这辈子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无论是他的妹妹也好，妻子也好，这辈子她都是他的责任。

她愣愣地看着他，接着嗤笑出声，觉得这个承诺好可笑。许久，她止了笑声，抬眼问他：“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医生说你还要留院观察两天，到时候拆了线，就可以出院了。”他说。

她摸了摸额头缠着的厚厚纱布，感觉还有些痛。

“别用手碰。”他连忙伸手拉住她摸着纱布的左手，见她错愕地望着自己，